琐言亭

且慢“挥挥洒洒”

◎陈鲁民

有一次，著名作家汪曾祺和青年作家座谈。有人发问：汪老，看您的作品，无论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、小品、评论，都是挥挥洒洒，一蹴而就，写得又快又好，请问有何诀窍？汪曾祺不禁哑然失笑，幽默地说：你看到的是挥挥洒洒，我体会到的是孜孜矻矻；你看到的是一蹴而就，我体会到的是滴水石穿。

汪曾祺是才子型作家，饱读诗书，才华横溢，佳作迭出，字字珠玑，被誉为“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”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作家”。但他从来不凭天赋吃饭，不凭聪明处世，其创作仍是靠孜孜矻矻的努力、宵衣旰食的奋斗，那些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，无论是小说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，还是散文《逝水》《蒲桥集》，无一不是苦心孤诣、殚精竭虑的结果。外人看到的是他的辉煌，他自己体会到的是苦斗；外人称赞他的挥挥洒洒，他却告诉人是孜孜矻矻的结果。

世人往往羡慕挥挥洒洒的潇洒境界，看不起孜孜矻矻的苦工生涯，羡慕灭此朝食的奇功，看不起日积月累的建树。但是千万不要忘记，孜孜矻矻是挥挥洒洒的基础，日积月累是灭此朝食的前提。东坡诗云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”，周公瑾好不潇洒，可是要知道这后边是孙刘数万将士的殊死抗争，是吴蜀众多百姓的倾力支援。拿破仑骑马阿尔卑斯山上，狂妄高呼“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伟大”，鲁迅辛辣地讽刺说，如果他身后不是跟着几十万法国士兵，他啥也不是。所以，那些故作轻松之举，耍酷比帅表演，除了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也只能骗骗一些不谙世事的后生小子罢了。

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一篇佳作的问世，固然靠天赋，靠灵感，更靠千锤百炼、精雕细刻。我也忝居文人行列，舞文弄墨几十年，创作成就虽不敢与汪曾祺相比，但是创作体会却与他有共同语言。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十分艰辛，费工费力，反复打磨，不断修改，虽没有古人“吟安一个字，拈断数茎须”的那种刻苦，但也有废寝忘食、日思夜想的经历。即便是一篇平平之作，也常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文章定稿后，有时竟有虚脱之感，怀疑自己不是这块料。所以，我很认可这样一句话：即使是天才，也不会随随便便成功、轻轻松松获胜。

著书立说如此，其他行业也是如此。要想人前显圣，就须背后用功；要想一朝挥挥洒洒，就得数年孜孜矻矻。就说游泳健将孙杨吧，人们只看到他在比赛时挥挥洒洒，一骑绝尘，争金夺银，好不洒脱；却看不到他平时训练时的孜孜矻矻，挥汗如雨，夏练三伏，冬练三九。因而，什么易如反掌、探囊取物、举手之劳、一挥而就、不费吹灰之力，看似潇洒自如、举重若轻，其实都是夸张之词，用来形容做日常小事或许还不算太过虚诳，若用来描绘运作军国大事，纯粹就是欺人之谈。

一个人要想走向成功，最重要的是孜孜矻矻，也就是努力奋斗，兢兢业业，打好基础，积累实力，而先不必着急表现挥挥洒洒，故作潇洒。只有在孜孜矻矻的基础上，把仗打赢了，科研成功了，金榜高中了，文章写好了，比赛获胜了，项目完成了，再去作挥挥洒洒状，心里才会有底气，表演也就从容自如了。

要想挥挥洒洒，须先孜孜矻矻，诚哉斯言！

半块月饼

◎刘亚华

那年毕业后，我被分到一所偏僻的小学教书。班上的孩子多半都是留守儿童，其中一个叫军的，经常迟到，作业也漏洞百出，很是让我头疼。

那年中秋节，放完学，我百无聊赖，在宿舍里看书。

傍晚，我的房间门突然被人敲响，有人在外面喊：“老师，请开一下门。”

我打开门，只见那个叫军的孩子，举着一个纸包。

“老师，你尝尝，可好吃了。”我打开一看，是半块月饼。

我心想，月饼有啥好吃的，还是半块月饼。

见我迟疑，那孩子又说：“老师，这月饼的材料可多了。味道很好的，你咬一口试试！这月饼很干净，你看，这都是用刀切的，真不是我吃剩下的。”

我细细地看那半块月饼，果然是用刀切的，切口很整齐。见他那么热心，我不忍拂了他的好意，于是张嘴咬了一口，细细品尝。

“老师，好吃吗？”

“嗯，不错。”味道是真不错，虽然只是半块月饼，但月饼的馅料很足，还有半个蛋黄夹在里面，看得出来，是高档月饼。

军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哼着歌，跑远了。

后来，我了解到，军的家境不好，爷爷奶奶长年生病，父母长年在外打工，年幼的军，每天都要煮好家人的饭菜才能来上学。放学回家后，他还要扯猪草，干农活，每天要很晚才能坐下来温习功课。

我不由得对军多了一些同情和理解，于是对他多了一些关心。譬如，上课时多夸奖他，经常找理由奖励他本子和笔，看到他的脸上渐渐多了些笑容，我也就放下心来。

那半块月饼的事，渐渐地被我抛在了脑后。

一次和孩子们谈心，大家聊起月饼，不知谁突然说：“军真可怜，他长这么大还没有吃过月饼呢。”我突然间就怔住了。

那半块月饼是怎么回事？他本可以自己吃了的呀。

问军，他不好意思地告诉我，那半块月饼，是隔壁李叔给他的，李叔从外地打工回家，但也只带了一盒月饼，人多不够分，只好拿刀切开。刚好军去他家借东西，就给了他半个月饼。军很想尝尝月饼的味道，但突然想到我一个外地人，大老远跑到他们学校来教书，中秋节肯定会想家，所以就跑来把月饼送给我了。

听完这些，我激动得紧紧地握着军的手，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。

我托一个会做月饼的朋友做了一盒月饼寄到学校里，有蛋黄馅的、莲蓉馅的、五仁馅的。我把月饼郑重地交给了军。

他推辞了半天，见我态度坚决，最终不再坚持，他大口大口地嚼着月饼，一个劲地夸奖月饼的美味，根本没有发现我背过身去，偷偷地抹了好几把眼泪。

秋雨淅淅

◎张军停

一场秋雨一场寒，不错的。

站在风里，抱臂迎风，双足生寒。街灯早已次第亮起，更有那各色车子，扫过一洼洼水渍，惊乱飞叶的舞。

梧桐树上清露滚滚，散佚于秋风中，几经婉转，相继又沉沦在路人的怀抱中，想那突兀的亲热一定是惊了心惊了情的，随即又是一缕浪漫与温馨酝酿在眸中，在心底。

张开怀抱，仰着脸，任凭细雨一滴一滴滑落脸颊，跌落衣领间，守着这份难得的清静与惬意，虽然会有淡淡的伤感上心头。

都说秋水是作画人，她画秋水天一色，她画孤鹜与落霞齐飞，她画巴山夜雨涨秋池，她画寒雨连江夜入吴……直至碧水丹心，波澜不惊，也还是一曲泠泠泉歌，听了一耳便醉了，醉得不复醒来。

我极喜欢这样烟雨朦胧的日子，可以安然地望着秋的花、秋的草、秋的衣裳、秋的雁群，仿佛什么都忘记了，忘记了该去何处，该回去何方。

这适时的秋雨，一定是那宋词里的忧戚，点点珠珠犹带愁绪，走着走着就和我一样忘记了爱与哀愁，走进了唐诗的飘逸与洒脱，任落花一地，臆想成迷。

握着书卷，倚着窗儿，远眺秋风巧叩门扉，静听疏篱细雨轻唱，小心翼翼地从流年的怀抱中掬起一瓣瓣玲珑剔透的珠玑妙句，一咏再咏一叹再叹——

“一悟寂为乐，此生闲有余。”看到这清冷幽邃的诗句，仿佛遇见自己远离尘世，不染人间烟火，行走自然，得趣其中。

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。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。”深深浅浅的思念、长长短短的牵挂、高高低低的忧愁、迷迷茫茫的落寞，轻轻柔柔地在心海萦绕着。也许，滴落在心头的根本就不是雨，而是一种情绪、一种感伤、一种记忆、一种忧郁。

无论人与人之间的际遇，还是人与风景之间的际遇，都是因缘注定。我们将情感交付出来，爱着世间万物，也被世间万物所爱。只想自己是那个将生命托付于空灵诗韵的人，在一幕秋雨中，看白云静水，等待清风朗月。

人生再多的幸运、再多的不幸，都是曾经，一如窗外的雨，淋过，湿过，走了，远了。人总是从告别中走向明天，悄悄地告诉自己：没事的，一切都会过去，阳光总在风雨后。

秋雨淅淅，秋意浓，仿佛一幅烟影画。

秋的夜，已沉寂，雨声还在缠绵低吟。我不舍睡去，怕醒来，不见雨声只剩寒。我将以一抹清澈的执着，等候你的每次飘落……

梯田秋裳 新华社发（黄万鑫 摄）

看不透的山

◎高淮记

我是山里人，可小时候特别恨山。山上长石头，为啥不长馒头？山上长野草，干吗不长庄稼？因为饿肚子，所以我恨山。买作业本没钱，上山打桐油。修房子没瓦，上山割黄背草。烧锅没柴火，上山去拾。爬坡又上岭，衣服挂破了，脚指头磨烂了，马蜂咬住了，气儿啊，不打一处来。

爷爷们说奶奶们讲，咱这儿恶水穷山，人咋不穷？我恨不得一拳头把山头打倒，一巴掌把山头拍平。真是异想天开，无知可笑之极。一个人一群人，一代人几代人，世世代代的人，谁能弄得过山？大山是什么？是天地造化。功过是非，是非曲直，只能由天地老爷去评说。

自从旅游在中国兴起之后，大山大旅游，小山小旅游，没山乡村游。茶余饭后，大家聊着，上过这山，看过那山，坐过索道，爬过栈道，头头是道。这个说黄山归来不看岳，那个说五岳归来不看山。好像是精神娱乐，实际上身心疲劳，揭底说烟云过眼，人还是人，山还是山。上得再高，跑得再远，到头来依旧脚后跟朝后，脚指头朝前。

我说这些话，虽然有点酸，但也有点甜。酸在没看过外国的真山，甜在也上过几座国内的名山。举头红日近，俯首白云低。侧看成峰横成岭，风光无限在险峰。

只有人穷，没有山穷。山是只有封面，没有封底的一部大书；山是没有歌词，没有谱曲的一首大歌。从天荒写到地老，从野蛮唱到文明；饥寒交迫的时候，你会恨山；丰衣足食的时候，你会爱山；心花怒放的时候，你会咏叹山。

只有人老，没有山老。人老了，面对青山免不了长吁短叹。山不老，怀揣平静总归是感情依旧。山是无砖无瓦的藏经阁，山是没椽没檩的无梁殿。藏经阁里，藏佛藏道，听诸子百家争鸣；无梁殿里，演武演文，看诗词曲赋斗艳。

清华大学有八字校训：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前四个字说的是天行健，我稍有理解。后四个字，说的就是山，近日读南怀瑾大师的《老子他说》，总算有点眉目。山有高下，山有大小，不论大小高下，都有一个共性。压在身上的，是泥土也好，是石头也行。贴在身上的，是树木也好，是衰草也可。统统不弃，无一例外，实在是厚道心地。流水潺潺也好，飞沙走石也罢，我自岿然不动。山有厚德，人要向山学习。什么叫德，不要求回报，就叫作德。帮助别人要求回报，那只能叫作交易。道德高尚，才能承担大任，寡廉鲜耻，只会昙花一现。

大山不言不语不行不动，永远也看不透。华山上壁立千仞，险象环生，你知道肚子里藏金藏银，是铜还是铁。常言道人心难测，然则听其言观其行，有时候还是能够瞧见其心的。而大山深藏不露，游山者也不过看看表面而已。

想念故土，我又回到家乡的大山里。我听见大山说话，做事要像他，因形走势，因势走形，有胸怀，有风骨，有品格，有内涵，有原则。做人也要像他，从蜿蜒起伏、千峰峥嵘、万壑竞秀中展示大气，从澄澈清净、烟雾缭绕、云蒸霞蔚中透出辽阔幽远。

家乡的山，儿时我曾恨过你，现在我向你道歉。清晨你身披朝霞，夜晚你笼罩迷蒙。酷热时你泉水叮咚，严寒时白雪皑皑。春天你滋养山花烂漫，秋天你培育硕果累累。

因为你看不透，所以我看不够。

美丽垛上

◎王万正

当年曾游梧桐乡，落枝丽鸟皆凤凰；历遍中国美山河，犹忆宝地观音堂。垛上村是宝丰观音堂西北部的一颗明珠。

同学的家在垛上村，不久前，一行人相约驱车一百余里到垛上村游玩。

中午时分，大雨暂停，小雨仍下。走207国道，穿越大营镇，观音堂风貌渐次明朗。路边田野里玉米挂满红缨，花生开满了逗人的小黄花，芝麻绿豆也都开花结籽。

千顷农田千顷画，一路细雨一路歌。过了上李庄水库，远远就望见了山坡上的光伏发电基地和新村。

道路两旁的广告牌上写有“齐心协力让观音堂水更清天更蓝”“垛上村欢迎您”等字样，还有扶贫标语和贫困户退出标准及程序等。

到了垛上村，雨过天晴，豁然开朗。一条小河把垛上村南北分为二，河水清澈，水草丰茂。南岸是新村，楼房一幢幢。令人惊奇的是，新村有一眼井，井水直接涌到地面，这水夏天清凉，冬天温热，长流不断，流进每家每户，也流进心田。北岸旧宅多些。同学早早地站在桥上迎接我们，三十年未曾见面，同学激动兴奋，笑时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北岸没有柏油路，刚下过雨，泥泞大，路窄又滑。我们只好把车停下，坐上同学开的大马力三轮。3里多山路，盘旋而上，曲曲折折，颠颠簸簸，眼中风景也跟着上下起伏。

约过了十七个弯，终于到家。同学家是一座深宅大院，五间新建平房，配有厢房，院内花草青菜果木一应俱全。

短暂停留后，同学领去登房后大山，当地称北大岭。

路是干净的石板路，步行美极了，路两边尽是梨树杏树山柿树核桃树，一片片涨红了脸的桃子把树枝都压弯了。远望北大岭，绿油油的丛生灌木和高大的乔木错落有致，满目青翠，岭顶上云雾缭绕，花草树木经过雨水的冲刷洗礼更加葳蕤。在半山腰，有同学开辟荒地种的辣椒番茄韭菜，和着山野菜向上伸展。

登上北大岭，举目四望，垛上村全景尽收眼底。头顶蓝天白云，脚下青山绿水，担柴挑菜，炊烟袅袅，美不胜收。

晚霞织成橘红衣，大家览遍北大岭，一路欢歌回到同学家，同学温柔贤惠的妻子已经准备了一大桌子饭菜，还有小酒。

天色将晚，赶路返回，同学送了一兜兜山桃和野菜，不停地挥手再见。

一梦醒来

◎朱培鸽

一梦醒来，甚觉想你！

于是下单买了你那里的小吃——碗团，以此舌尖美味来寄托我对你隔着时光和山水的这份挂念。何谓情？何谓谊？自我以为长久的不忘，大概就是深深的情谊吧。

其实，决心记下这点小心思时，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，从眼前开端呢？还是从四年前回溯呢？也罢，不如先说说晋中一味美食——碗托。

碗托也称碗团、灌肠。吃时用刀切成条状，或冷调，或热炒，利滑爽口，味美异常。荞麦所制荞面碗托，质地柔软、光滑、细嫩，清香利口，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。

第一次接触这味美食是在四年前。

彼时，久违的几位同学——上海的陈静、石家庄的菲菲约我一起去你那里小聚。久未谋面，身心都在岁月风雨的剥蚀中斑驳，春末夏初，趁着天气尚未酷热，趁着彼此都还能偷得片刻闲暇，就是这样短短的四天，让我感念至今。碗托这味美食是分别之际在超市看见的，我好奇于碗托的来历，记得当时你对我说：“我们常吃啊，就像泡面一样平常。”当时，诧异于做碗托的材料，更诧异于其嫩滑酸辣的味觉感受。货出地道，回来之后再想尝其滋味便是难得了。

四年转瞬，又想起你，想起那场已经邈远了的相聚。我想，你若知道我的心思，肯定会说：“来吧，咱们再聚一次。”错过那个时空的再聚，你我她分明似是当日却不是当日，岁月飞扬，挽不回当时情当时景，留不住那场沾染了我们笑声的冷雨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在接我的出站口，你的笑容一如晨起的阳光那样明媚。我在下车前专门换了一套衣服，免得一夜赶路让你们觉得我如此狼狈。街边的小米粥咕嘟嘟地冒着热气和香味，小门脸儿里的“石子馍”可爱又新鲜……点点滴滴印在心海。接我送我，这一份心甘情愿体贴周到，贤惠如你的名字。

我还记得平遥的街头，导游帮我们拍照，我们的笑简直要溢出画框。《又见平遥》大型实景演出气势恢宏又细腻婉转，你的家乡是如此厚重多情。这一切渺远的风景堆叠在我的记忆深处，一幕幕循环往复，丰满着深夜梦回。也记得四个丫头伴着一包泡椒和一包凤爪分了一瓶汾酒，不善饮的我一杯下肚不省人事，却依然觉得意犹未尽。何谓尽情？酒尽情难尽。我第一次尝到你家乡的美味莜面鱼儿、栲栳栳、不烂子、拖叶子还有碗托，未能一品尽兴的是桃花面。我对你说，这桃花面先留作悬念，请时光酝酿。

不知道我们逛过的平遥古城是不是依然熙攘着老模样？乔家大院的红灯笼是不是退却了艳丽的色泽？从常家庄园的观稼阁望出去，还能看得见田野的满目丰收吗？观稼阁前做手工雕刻生意的小伙子，是不是依旧悠然自得地刻着“知足常乐”？

有一类朋友叫生命后台的朋友，是能歌哭与共的朋友：对之说话可不经大脑过滤，面对面可以完全卸掉生命的装饰。我想，这样的朋友少之又少却不能没有，那是上天的恩赐。过往光阴，太多的人和事都如写在流水上的字，后一笔还未写下，前一笔就不知流向哪里，有一些却历经时光打磨变成心头一颗颗“相思子”。

我不是什么馋嘴的人，也不是多么爱玩的人。为何念念不忘你家乡的美味？还有那匆匆浏览的大院风景？用不过脑子的话来讲：我想的不是你家乡的美食，想的是你——我生命后台的朋友。如何能离你更近呢？思虑再三莫过于品尝你家乡的小吃。这样，似乎就可以让远远的两地天涯变为咫尺——你在餐桌的那头，我在餐桌的这头。

走过很多路，看过很多风景之后，能念念不忘的寥寥可数。因为路上有你，风景变成了生命中的永恒。犹如难老泉上题写的“难老”二字，任年华老去，任岁月沧桑，记忆里关于你的点点滴滴都不会老去。

有一种想念无关全世界，只关乎你。

一梦醒来，甚觉想你！

有此倾城好颜色 天教晚发赛诸花 段炼 画